

心智哲学视角下汉语构式“NP就是NP”的认知研究

唐慧玲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同义反复话语是语言的常见现象之一, 其逻辑上永远为真, 形式上首词重复, 信息具有冗余性。已有研究分别从语用、语义, 及认知的角度来开展, 但很少研究关注该构式所体现的心智哲学, 研究其中的身心关系。在“从语言研究出发, 通过心智哲学理论的分析, 最后回到语言中去”的方法论的指导下, 本文以汉语构式“NP就是NP”为例, 分析其句法语义特征, 聚焦所蕴含的心智哲学, 即意向性和属性二元论, 尝试为同义反复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 拓展心智哲学运用到实际语言分析的路径。

关键词: 心智哲学; 构式; “NP就是NP”; 认知研究

一、引言

同义反复语(tautology)从逻辑上表达的命题必然为真, 表现为 $p \rightarrow p$, 就形式而言, 其英文常见表达为“X BE X”, 汉语常见表达则为“X是X”, 结构先后出现两个相同成分, 如“父亲是父亲”, 语用含义丰富。

在不同文化中, 同一结构蕴含不同的语义和语用效果。英语中“X BE X”多用于表达说话者的“态度义”, 少许用来表达“对立差别义”; 而汉语中的结构表达“X是X”则不然。如果要表达“态度义”, 汉语同义反复话语常添加一个副词, 表现为“X+副词+是+X”的形式, 如“老师就是老师”“父母毕竟是父母”。不同文化中, 结构都对意义的表达影响重大, 体现了语言中构式作为“形式-意义配体”的作用, 即结构与意义的相互作用。

Goldberg提出人们使用语言有两大目标: 一是为了表达意义而选择恰当的形式, 二是从既得的表达形式中理解意义。这其中涉及到语境和心智理解相互作用。当人们探索语言结构与意义的关系时, 便涉及到了语言与心智,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本文拟从心智哲学的角度出发, 以汉语构式“NP就是NP”为例, 分析该构式的句法及语义特征, 并尝试揭示其蕴含的心智哲学思想, 为同义反复话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 西方哲学的“心智”研究转向

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始终在发展和变化中, 语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传播和分析的角色。在近百年的哲学研究变化中, 遵循着由逻辑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转变, 发展焦点由关注人工语言转变到关注自然语言, 人的认知和心智活动更多地参与到哲学研究中来, 进一步解析心智的秘密, 西方哲学研究“心智转向”的特点愈发突出。

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更加关注语言和心智之间的互动关系, 语言反映心智变化, 从而将研究聚焦心智。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密不可分, 把认知科学的认知研究作为一个支撑点。要了解人类心智的起源, 语言是个不错的窗口, 实现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交汇, 为人们从心智哲学角度去看待语言问题提供了途径。

(二) 构式“NP就是NP”的相关研究

关于构式“NP BE NP”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八十年代, 主要分为激进语用派、激进语义派、非激进语用派和认知派。

Levinson认为要理解像“NP BE NP”类的同义反复话语的含义, 必须完全依赖于语用推导。基于Grice的合作原则, 该类话语违背了量准则的第一次则, 因为同义反复语没有提供足够信息量, 所以需要人们利用信息进行推导, 得出其语用含义。但利用推理才能得到的会话含义, 就可能传递出该类话语本身无意义的错觉,

对形式和意义的研究不够; 其次, 完全的语用含义也否定了该话语本身形式上传递的多样语义性, 不能解释言者选择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同一意思的话语行为。

Wierzbicka提倡“激进语义”的方法来处理同义反复话语, 认为这是一种表示言者态度的语言现象, 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规约性的, 只需从语义的角度去研究。而Fraser避开了前人极端语用或极端语义的做法, 中和了语用和语义的方法: 既考虑话语的命题真伪, 又考虑直接话语的言外之意。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句子甚至是词语的意义解释无穷无尽, 难以找到最佳解释。

而后, 许多学者从认知的角度探索了同义反复话语“NP BE NP”和“NP就是NP”。一方面是从构式的言者角度出发, 部分学者用范畴化理论解释言者的范畴化过程, 也有学者从非范畴化角度关注言者说出“NP就是NP”的内在认知过程、前后NP成分所指是否一致等问题。另一方面, 学者们从听者的角度, 运用关联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等解释了听者是如何获得同义反复话语的言外之意的。但认知角度的研究较少, 且少有关心理空间是如何形成的。

(三) 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同义反复话语的意义、成分所指, 但多数学者都只从言者或是听者单方面来解释构式“NP就是NP”, 缺乏整体的理论指导。基于此, 本文尝试从心智哲学的视角出发, 运用徐盛桓先生分析心智哲学中所包含的理论: 意向性、属性二元论来解释同义反复话语“NP就是NP”, 揭示言者和听者在整个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认知过程及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心智活动。

三、“NP就是NP”的句法及语义特征

构式语法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研究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相互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Goldberg提出“构式是形式意义配体”, 构式整体意义不是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 整体意义往往大于部分意义之和, 不同的结构能体现和传达不同的意义。同义反复话语的结构之一“NP就是NP”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 有一定的规约义, 形成构式。要理解其构式义, 需了解其句法和语义特征:

(一) 句法特征

在讨论“NP就是NP”成分之前, 先看下汉语构式“NP是NP”的成分。大多文献表明, 此处的“是”为动词, 因为它像其他动词一样可以被副词修饰, 同时具有动词的一些功能。“NP是NP”句中的“是”通常可以用“就”“总归”“到底”不同副词修饰, 来表达言者的“态度义”, 如: (1)你看, 运动员就是运动员, 训练效果果然非同凡响; (2)事实总归/终归/毕竟是事实, 你难以去改变。(3)夏天到底是夏天, 再凉也比不上秋天。

从上可以看出副词作为修饰语在句中修饰“是”时大多起强调作用,而动词“是”被“也许”“还”“大概”等修饰时,也有让步意味。“NP就是NP”就有让步或转折意味,只不过这时语气较弱。

对于构式“NP就是NP”中的NP成分,整理语料后可将NP种类归为:(1)光杆名词+就是+光杆名词,如“老师就是老师”;(2)量词+光杆名词+就是+量词+光杆名词,如“一堂课就是一堂课”;(3)代词+就是+代词,如“我就是我”;(4)代词+名词+就是+代词+名词,如“你弟弟就是你弟弟”;(5)形容词+名词+就是+形容词+名词,如“农村孩子就是农村孩子”。

(二) 语义特征

构式“NP是NP”语义上有规约性的一面,即其意义是固定的,如“一是一,二是二”,指对事情认真,一丝不苟,严格按照规矩来办事情。然而,当走进构式“NP就是NP”时,如“孩子就是孩子”,比起规约性含义,有关孩子的各种特点更容易出现在言者和听者的脑海里,不能简单赋予以规约义,必须要结合语境来理解,否则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比如,当一个人在看到平时爱学习爱看书的孩子跟邻居家小孩一起玩纸牌游戏,忘记了就寝时间,然后说出“孩子就是孩子”时,这里就是要突出言者认为孩子仍缺乏自律,需要大人监督,表达“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的意思。但当自家孩子在外受到欺负,父母出面解决矛盾时,说出同一句话,则强调“父母保护孩子是应尽之责”。所以,对构式的含义理解,不能简单从语义层面开展,而更应该从具体的语境中得出。但总体上来说,构式“NP就是NP”表示强调意义,体现说话人的态度,但具体什么态度则需要从语境中进行选择,富含语用含义。

四、构式“NP就是NP”的心智哲学蕴含

同过去的哲学思考相比,心智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将科学问题、哲学问题处处同人的身体联系起来。在新的心智哲学的视角下,构式“NP就是NP”也能较好地反映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下文将从意向性及属性的二元论来解释构式“NP就是NP”。

(一) “NP就是NP”的意向性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会时刻展现某种意向,即倾向、取向、意图等;把这种思维现象加以抽象,成为意识的一种性质,就称为意向性。心智哲学的意向性对语言研究有重要的启示,这样来审视语言所表达的事物,语言运用中的词语就呈现出两类意义:

(1) 本体意义:事物在庞大、错综复杂的类层级结构里的位置所呈现的意义,具体体现为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外延和内涵。(2) 识解意义:本体意义在具体语句是如何被识解的。

从构式汉语“NP就是NP”的来看,第一个NP表达的是其事物的本体意义,即该事物在类层级结构里背概念化后所具有的外延意义。而第二个NP表达的是事物概念化之后所呈现的内涵。在具体情景中体会一下“女人就是女人”这句话:

假设A的妻子每次出门都要花很长时间梳妆打扮,碰到朋友B,A向B抱怨时说了这句话,随后B也同意地点头笑了。在此情境中,言者A在说话之前,会先对现实情况作出判断,即自己的妻子范畴化为一类人“女人”中的一员,所以第一个女人是泛指,即“女人”的外延,由现实中的妻子性别而联想到一类人。而第二的女人在语义上虽是重复前面的内容,其意向所指却是“女人”所具有的特性,及概念化之后所呈现的内容,例如:女人爱美、女人化妆、女人打扮上花时间长等等。构式运用到具体情景后,A强调了“自己的妻子是女人,而女人在打扮上面都会花费大量时间”的本体意义。

而从听者B的角度来看,涉及到本体意义如何被快速识解。

在具体的语境下,当言者A说出“女人就是女人”后,前后两个名词相同,语义重复的结构很快被B注意到,注意力焦点也由一开始的“女人”泛指动态调整到第二次出现的“女人”的内涵中,使自己凸显的认知语境和言者的相同,关注到构式的言外之意。根据花费的时间和A不满的行为表现,B会选择“女人爱美且花费时间长”这一知识作为自己的凸显认知语境。随后甚至会产生新的意义,即“你无法改变女人天生爱美的本质特点”。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意向性是言者和听者双方基于具体语境,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共同选择,并产生交集的产物,认知凸显语境越强,越能够体现出话语的意向性选择具有现实基础。

(二) 属性的二元论

当代心智哲学在讨论身心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多种观点。Davidson提出的属性二元论接受度较高,他认为物质有双属性,即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前者是事物自身拥有的,可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发现和揭示,成为感知主体对该事物的认识。事物的心理属性则是指事物自身拥有的特性等作用于感知主体时,对其心理感受产生的影响,如所引发的愿望、信念、感情等。

事物的两种属性在语言研究中都有重要作用。基于现实的体验,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其对事物的物理属性感知及心理属性感受。人们感知事物后反映事物的物理属性,表达事物或事件的本体。此过程是事物概念化的过程,也是构式义规约化的过程。要了解和厘清现实的全部或全面地把握事物的特性,需要把握住概念内容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当听到“女人就是女人”这个构式时,“女人”出现第一次是由A的妻子概念化,抽象出“女人”所指的一类人,但“女人”表达第二次出现后,语义上的重复会唤起逻辑的矛盾,由概念化的宽泛的物理属性向由具体语境产生的特殊性转移。

在生活中,现实的多样性为语言的多样性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不说它原本发生的面貌、因果和逻辑,而是用其他说法使听者关注言者想要凸显的意义,如当女性想表达“爱美是女性的天性”时,自信大方地说出“女人就是女人”,以含义丰富的形式表达意向,以婉转的方式透露出言者的对自身的认知后的心理感知。这是语言运用的常态。而当听者接受到话语后,基于具体语境开始识解言者话语的心理属性,从言者的神情体态等了解到她对自身的满意、自信、热爱打扮等信息,从话语的心理属性,推导理解到了言者所强调的“积极态度义”。

五、结论

本文从心理哲学的视角对汉语构式“NP就是NP”进行了认知研究。“NP就是NP”句法上首词重复,逻辑上永远为真,语义上较少规约义,具有丰富的语用含义。理解该构式,关键在于实现语境和心智相互作用,基于现实识解语言背后的心智活动,最终回归到解决语言问题中去。在此认知过程中,构式“NP就是NP”体现了心智的意向性,既要认识事物的本体意义也要关注人们对物体所产生的识解意义。同时,该构式也体现了话语所描述的对象所具有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二元属性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语言、心理之间的有机关系。

参考文献:

- [1] 冯文婧. 心智哲学视域中的意向性实在论叙事逻辑论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02): 134-140.
- [2] 邱晋, 廖巧云. 为什么心智哲学的学术资源可以用于语言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2): 21-25.
- [3] 刘辰诞, 樊亚丽. 随附性的认知语言学视角——心智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研究之二[J]. 外语学刊, 2021(05): 10-17.